

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

复兴诗草

肖复兴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

复兴诗草

肖复兴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兴诗草/肖复兴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9
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
ISBN 978-7-307-15559-6

I. 复… II. 肖… III. 诗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6538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11.375 字数:190千字 插页:1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559-6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张福臣

春去冬来，一年的轮回，时间有时快得像白驹过隙，有时又仿佛停在那不动。经过两个多月耐心的等待，《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的封面终于浮出水面，“叶辛山水情韵”终于来到了我的桌上。一见就喜欢上了，看见了封面上的山，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

就像看见李白吟着走着来到面前。

“云龙地缝天来水，

缝底巨石张开嘴，

悬崖峭壁绿荫垂，

千仞巉岩四边围。”

叶辛老师就跟在后面。是的，叶辛老师这首诗就在我眼前吟就，那是走在恩施大峡谷的雨中，今天看着这首诗就像当时的雨滴在滴答滴答。

看到了叶辛，就想起肖复兴，也就在两个月前，我和老伴陪着复兴老两口流连于汉口江滩，可巧，也是小雨中。“武汉真不错，有这么美的去处，武汉人有福！”复兴兴之所至，张口就来：

“轩豁一堤轩豁思，
纸鸢正是放飞时。
三叠细瀑风中落，
十里长龙月下驰。
火蓟雪樱花是梦，
石雕金刻字为诗。
白云黄鹤千载后，
汉口江滩绝妙诗。”

复兴的感慨，复兴的古诗新唱，复兴的《复兴诗草》，留在了江滩，留在了武汉。

昨在江滩，今游东湖。东湖的天上下着小雨，流到东湖地下时，成为了复兴老师口中吟出的古诗新唱：

“竹忆桥怜水自闲，
东湖二十五年前，
迅哥对坐坪中草，
屈子行吟阁上烟。”

雨和着诗还在缠绵。徐鲁老师和宏猷兄已候在东湖边上

的闲云阁。

徐鲁老师听说复兴兄来汉为“名家讲坛”讲课，提前半个多月就和我定下了为复兴兄和嫂子接风。这倒成全了我，我是最大的受益者，省下了人民币且不说，在东湖边上、在雨中、在闲云阁，徐鲁老师为我签下了熊召政先生的《故国山河集》。宏猷兄更是慷慨地献出了压箱底的大作《南山窖雪》。这是他多年的心血，也是他最喜爱的“儿子”，并且是他和他四十多年的挚友如兄弟陈伯安的唱和集。四十多年的真情，四十多年的风雨与共，四十多年的不离不弃，四十多年对文学的坚持，四十多年新诗的吟唱与古诗的情怀，《南山窖雪》是最好的见证。

不知是天意，还是一切都在冥冥之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益善老师听说我在策划出一套当代古典诗词丛书，他真诚热情地推荐了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王蒙、高洪波、罗辉三位先生的大作，即王蒙的《王蒙的诗》，高洪波的《几度长吟集》、罗辉的《一路行吟集》。这套丛书书稿已有7部，不到一年的编辑工作，算是一个段落，应该收获不小。

面对这些诗稿，我冷静下来再思索，回看当下的大形势，习总书记在北京师大参观教师节30周年展览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

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同时，全国也兴起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也有了古诗词回归中小学课本的可能性，再总结这些信息，头脑里时常冒出唐诗、宋词，挥之不去。特别还有那首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几乎在大脑空出时就冒了出来。经常向这些老师和朋友请教及探讨这形势和现象，同时和陈伯安老师（陈老师是教育家并当了多年的教育局局长，70多岁了还在每周讲国学）共同请了一些作家学者座谈，最终我决定以上述的那7部书稿作为“药引子”，由此乘胜追击，出一套涵盖中华五千年所有朝代有代表性古典诗歌文库，即“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一套，共40册，从当代起始，分为当代卷、现代卷、近代卷以及清、明、元、宋、五代、唐、南北朝、魏晋、春秋战国，到春秋战国时的《屈原诗集鉴赏》。

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一个雄伟的目标，能否实现，我想武汉大学出版社拥有众多名校的专家学者，更有这些鼎力支持的著名作家、诗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能量都是非常大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长销不衰，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李白、杜甫……当代的几位大家也不差，比如熊召政的古诗词就有900多首，肖复兴的有600多首，民国时的如聂绀弩有上千首，柳亚子更甚。当代、近代也好，古代也罢，都应该传承下去，都应该

作为历史，作为文学史，在我们这里存档。当代以前的古诗词已写进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文明，当代以后的古诗词不也会写进中华的文化、文明、文学史吗?! 他们个人的素质，他们以一个作家的良心，他们的作品，他们用手中的笔书写的是对民族的担当，对国家的热爱，对生活的真实，对大自然的赞美，对文学的执著，对诗歌的情怀，他们没有用笔谋私，没有用汉字献媚，没有在灯红酒绿中打情骂俏。他们完全可以上追古人，下启新人，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对古典诗词的底蕴，写进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文明、文学史。

《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从策划到出版成书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我可能无力完成这个宏伟的目标了，能够把当代卷出齐，只当抛砖引玉。刚好在人生的年轮里走满一个甲子，到了洗洗睡的时候。如今回想起来到武汉大学出版社刚好5年，5个秋去冬来，5个春夏秋冬，5个轮回，也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5年前，郭园园老师、陈庆辉社长将我引进武汉大学出版社这个平台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尽全力，争分夺秒地折腾着。5年的时间，在出版社各位同事的协助下，策划出版了《中国知青文库》丛书56册，《六书坊》7辑42册，《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当代卷7卷，还有《汉口码头》、《中国古今家风家训100则》

等各类图书近 50 册。本人能够以出版人的良知和责任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并做成了一些事。首先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给了我机会。更要感谢的是全国著名作家，如白描、阿城、贾平凹、张抗抗、竹林、高红十、张承志、邓贤等有名和没出名的作者的无私帮助。最后要感谢的是我那些亦师亦友的挚友们，如叶辛、肖复兴、董宏猷、陈伯安、徐鲁、刘晓航、刘晓萌、郭小东、岳建一、晓剑、刘益善、孟翔勇等不离不弃的真正的友情。

5 年能为读者，能为社会留下三套丛书，近 200 册有用的图书，作为出版社，作为出版人，也算是个见证，虽然没有物质上的期望值，但在当下，在未来，能够有读者，有社会上的认可，足可告以慰藉了。因此，到了快要说再见的时候，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快到终点时，所作所为能够留下一点点痕迹，足矣。更何况还拥有这么多的亦师亦友的挚友们，因为都是缘分，我为拥有朋友们而快乐！我为拥有你们而骄傲！拥有你们此生无憾！

《中国好诗词鉴赏文库》，就算是一个出版人在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平台上的谢幕，不是绝唱的绝唱。

2015.9.1 于武昌

自序

除了小学在语文课本里学过“床前明月光”和“锄禾日当午”几首有限的古诗之外，第一次读旧体诗的诗集，是我读初一的时候。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千家诗》，是那种清末民初的旧版书，发黄的薄薄马莲纸，竖行排印，每一页的上端，都有一幅木刻古画。它让我对旧体诗着迷，我用一个写作业的田格本，把这本《千家诗》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到现在还记得抄写的第一首诗是：“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扑面不寒杨柳风。”那时候，每天在一张小纸片上抄一首上面的诗，带到上学的路上背诵，车水马龙的喧嚣都不在了，只剩下了诗句连成的想象和意境，成为了学生时代难忘的回忆和成长的背景。

第一次染指旧体诗的写作，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逍遥校园，插队在即，同学又要风流云散，天各一方，前途未卜，心绪动荡，大概是最适宜旧体诗书写的

客观条件。爱好一点儿文学，自视几分清高，所谓革命理想的膨胀，又有铺天盖地的毛泽东诗词的影响，如此四点合一，大概是那时旧体诗书写的主观因素。由此诗情大发，激扬文字，还要学古人那样相互唱和，抒发高蹈的情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我有辞乡剑，玉锋堪裁云。想想，十分好笑，又是那样天真，书生意气，贴着青春蹩脚的韵脚，留下稚气未脱的诗行。

不过，那时对旧体诗的热情，很快就随着插队和返城繁杂庸常而疲于奔命的日子散去。旧体诗，只是青春时期图谋快感的一次手淫。重新拾起旧体诗，是几十年过去退休前后的事情。特别是2007年年底退休之后，我知道，随着时间一下子闲暇了起来，其实，也是人渐入老境的开始。为打发时间，对付老境，我选择了学习旧体诗和学习绘画这样两种方式，自娱自乐。老杜诗云：自吟诗送老，相对酒开颜。将其中的“酒”字，换成“画”字，是我生活真实的写照。诗与画，是进入老境的两根快乐而合手的手杖。

真的是无知者无畏，信手写诗，和信笔涂鸦一样，写得那样自以为是。因学识浅陋，又无人指点，不知其中已是错误百出，千疮百孔。2010年春天，我去美国小住半年，无所事事，从图书馆借来台湾版的上下两册

《读杜心解》和一本《唐诗鉴赏词典》，两相对照，方知旧体诗里面的学问和规矩，远比我想当然的丰富得多，讲究得多。其中格律则是旧体诗尤其是格律诗至关重要的律令。重新看自己所写的旧体诗，不禁汗颜，因为几乎没有一首是合格的。便从头逐一修改。修改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也是快乐的过程。

聂绀弩和邵燕祥先生都曾经说过，旧体诗的写作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快乐，首先便在于其严谨的格律。格律，让平仄和对仗，有了音乐般的韵律，有了词与词、字和字之间细致入微、紧密非凡而奇特无比的关系，亦即布罗茨基所讲的：“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特殊的重力。”而这种韵律和关系，则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独有，有旧体诗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这些系统不是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而是温润清澈，如水流动，贯通在旧体诗的格律与韵律之中，真的是一种中国独有的奇妙而有着特殊重力的存在。

在这里，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并可以学习到，对于世事沧桑与人生况味，古人是如何体味、追寻、处理和表达的。由此观照现今的社会和自己，那种流失的古典情怀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常让我在这些旧体诗里面生

发感喟，甚至羞愧。当然，也让我靠近它们庇荫取暖，学习到许多，并得到快乐许多。

因为，面对现今纷繁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带有古典情怀的诗性的营养，起码对于我，需要这样诗性的释怀。同样，还因为，现今存在的一切，以及我们内心所思悟和情感所需要的一切，在旧体诗中都可以找到这样诗性的对应，非常的奇特，而且，非常的准确，又非常的含蓄蕴藉和浓缩。

那天，看孙犁先生的女儿出版的一部新书中，有一张照片，影印的是孙犁先生晚年书写的一幅字，抄录的是老杜晚年的几句诗，其中一联印象非常深刻：雕虫蒙记忆，烹鲤问缠绵。后查诗集，是老杜去世前两年所写的一首百韵五排中的一联。对于文字写作的意义，和对于朋友的书信其实更是情谊的关切，同为暮年，经历了人生和世事的沧桑跌宕之后，孙犁先生和老杜的心境会如此相通，竟然一步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找到了自己心情最合适最干练的抒发，不能不说是旧体诗的魅力，真的叹为观止。

因此，阅读和写作旧体诗，寻找这种韵律和关系，寻找这种古今心思与表达与抒发之间的奥妙与微妙，则大有曲径通幽之乐趣。其乐趣，在于游戏精神和古典情

怀并存，相得益彰。而且，它特别适合独自一人的思索、品味和探寻，可以不必打扰任何人，将自己的心情和感情、一瞬即飞的回忆、擦肩而过的思绪，在中国独有的方块字，而且是有限的方块字之间，其实也是在无限的想象天地之间，逐渐显影，逐渐摇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在这有限和无限之间，在节制和限制之中，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有着咫尺应须论万里的魅力和诱惑，尤其适合需要远避尘嚣的老年人的清静之心。我称之为是我自己的智慧体操，是我常常操习的八段锦。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除了少数例外，近代所有不少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过诗歌的学费。”我没有多少名气，却一样也是在交诗歌的学费，在为自己补课。中国古典的诗歌尤其是格律诗，其绝妙可以说全世界绝无仅有，更值得为它交学费。我只是觉得自己交的时间晚了些。

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能够让这本诗集得以问世。这是我在他们那里出版的第二本旧体诗集。四年前，他们出版了我的《北国记忆——北大荒三百首》。这一本《复兴诗草》，则是除此之外所写的旧体诗集合，大约也是三百多首，落花流水，雪泥鸿爪，有我退休前后学习

写作旧体诗歪歪扭扭、深深浅浅的轨迹。

我只写格律诗。这样做，是想集中一点学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此外，我也格外钟情格律诗在严格而有节制的格律要求中的诗韵和诗意。而且，在格律诗中，我更注重学习七律和五律。这本《复兴诗草》中，除了极个别七绝外，绝大多数是七律和五律，七律更多于五律。

说是律诗，当然，也只是打油而已，因为距离严格的律诗有很大的差距。对于律诗的学习，我采取的是宽韵严律的原则，对于“鱼”、“虞”；“佳”、“麻”；“真”、“文”、“侵”；“东”、“冬”；“庚”、“青”、“蒸”；“元”、“寒”、“删”，乃至“覃”、“盐”、“咸”之类严格的区分，不会在意，就像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所讲的：“今天如果我们也写律诗，就不必拘泥古人的诗韵……只要朗诵起来谐和，都是可以的。”但对于平仄的要求，则尽可能的遵守。至于今韵与古韵的差别，尤其是旧体诗以往和现在都常用的一些词语，如“看”、“斜”、“十”、“国”、“竹”、“菊”等，也尽可能的向古韵靠拢。如此做，为了让格律诗更像格律诗一点，也为了让自己在其中找到的乐儿更多一些。尽管努力，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错误如落叶时时

飘落自己的头顶而全然不知。

这本《复兴诗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2004年到2015年春，跨度将好一轮。退休前几年，即2004年至2006年，我写《蓝调城南》和《八大胡同捌章》的时候，曾经走遍北京城南的大街小巷，不禁感慨在城市化进程中老北京的沦落，随手写了一些旧体诗，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和感喟。现在将它们排在第一辑，因为当时写得过于随心所欲，谬误百出，所以重新修改了一遍。其余则是2007年退休以后所作。有意思的是，自退休之后，懒散的我，不再记日记，却迷恋起了旧体诗，这些旧体诗便成为了我的日记变种。如今，除《北大荒三百首》之外，这十二年的诗全部在这里了。尽管全部的诗，我从头到尾重新看过四遍，一一做了修改，但依然心中惴惴，并不托底，企盼着错误能够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我信奉已故老作家萧军所说：“只有旧体诗，才是为自己写的。”“才和自己有着血肉关联。”前辈学者钱穆先生，在论述旧体诗时也曾经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的东西的。”在这里，对于“诗言志”的“志”，钱穆先生做了最好的解释，而不囿于传统和现时惯用的那种宏

大的指向，强调的是“心里的东西”，亦即萧军先生所说的“和自己有着血肉关联”的东西。这个“心里的”和“血肉关联的”，我想，大约是旧体诗区别于新诗乃至文学其他品种最特殊的地方，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所以，钱穆先生又说：“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这是学习旧体诗的更高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5年3月9日写于北京